

文艺小丛书

百花盛开春满园

曲艺选



新华出版社

9.07

百花盛开春满园

——曲艺选

李 辛 编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丰台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86,000字

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6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22 定价：0.65元

出版前言

目前，在基层，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活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。为了给这一活动提供适用的材料，我们又编选了这套“文艺小丛书”。丛书包括曲艺选、故事选、春联选和歌曲选四种，以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，歌颂四化建设的新成就，活跃基层的文化生活，同时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。选用材料大部分是已在各报刊、电视台跟广大群众见面的作品，有些作品还曾获得有关部门的嘉奖和群众的好评。由于我们缺乏经验，在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疏漏和失误之处，欢迎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批评指正。

新华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出版前言

农老九翻身记（相声）	（ 1 ）
聊天儿（相声）	（ 15 ）
诸葛亮遇险（相声）	（ 26 ）
夸婆家（鼓词）	（ 37 ）
家乡好（单出头）	（ 41 ）
慈母心（二人转）	（ 47 ）
一路顺风（扬州评话）	（ 55 ）
真情假意（苏州弹词）	（ 64 ）
旅游梦（西河大鼓）	（ 133 ）
陈毅探母（常德丝弦）	（ 140 ）
英雄坦克兵（山东快书）	（ 146 ）
李三宝打狗（山东快书）	（ 153 ）
针锋相对（山东快书）	（ 160 ）
钥匙（山东快书）	（ 168 ）
接妈妈（单口相声）	（ 175 ）
看热闹（书帽）	（ 184 ）
二嫂“骂街”（书帽）	（ 186 ）
百花盛开春满园（数来宝）	（ 188 ）

农老九翻身记

(相 声)

夏 雨 田

甲	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人。	哗哗；冬天想起她，冰消雪化，夏天想起她——中暑发痧。
乙	对。	
甲	你最喜欢谁？	乙 想得都中暑啦！
乙	我最喜欢我妈。	甲 见过我爱人吗？
甲	咱俩差不多。	乙 没见过。
乙	你也最喜欢你妈。	甲 我也没见过。
甲	我最喜欢他妈。	乙 啊？！
乙	他妈？他妈是谁？	甲 我也没见过几回。
甲	我们孩子他妈。	乙 你不是结婚多年了吗？
乙	噢，你爱人呀。	甲 十三年了。
甲	我最喜欢我爱人。	乙 那怎么跟爱人没见过几回？
乙	谁都喜欢自己的爱人。	甲 我在城市，她在农村，两地分居，相隔千里。
甲	我爱人比别人的爱人更爱人。	乙 牛郎织女。
乙	怎么那么可爱？	甲 要不然能想得中暑发痧吗！
甲	我工作想起她，干劲增加；学习想起她，热血	

乙 离一千多里，够远的。

甲 不光路离得远，我们俩好多方面都离得远。

乙 还有什么距离？

甲 我是农业技术员，她是普通社员；我大学毕业，她小学三年；我脑力劳动，她体力种田，我居城市，她住乡间；我每月工资五十九，她一年才四十八块钱。

乙 这距离是挺远。

甲 连说话都有距离。

乙 说话有什么距离？

甲 我是知识分子腔调，她说土语方言。

乙 这没什么妨碍。

甲 不协调啊。比如我喊她：“梅花！”

乙 你爱人叫梅花。

甲 如果她清脆地回答：
“哎！我听见你的呼唤，立刻飞到你的身边，有事吗？亲爱的？”

乙 噫！酸不酸哪！

甲 她不会这套。

乙 她怎么回答。

甲 “梅花！”她回头一笑：（方言）“搞么家？”

乙 啊？！搞么家。

甲 我用手一扶她肩膀：
“梅花，看，今晚的月亮多象个玉盘。”

乙 嘿！还抒情哪！

甲 她不习惯这种抒情，我用手扶她肩膀，她用胳膊拐我小肚子（动作）：“莫这样，搞得满吓人！”

乙 是有点吓人。

甲 文艺欣赏趣味也不同。

乙 也有差别。

甲 我爱《大雷雨》，她爱《百日缘》；我爱小提琴独奏，她爱大鼓、单弦；我欣赏交响乐，她喜欢采莲船；我说英国芭蕾舞最精湛，她说街上耍猴挺好看。

乙 噫！

甲 我拉她看了一回芭蕾舞
《天鹅湖》，看完她给
了六个字的评价。

乙 什么评价？

甲 “费脚尖，省布票。”

乙 费脚尖，省布票？

甲 芭蕾舞演员脚尖磨得
多，衣裳穿得少。

乙 这么个费脚尖，省布票
呀。

甲 最有意思的是那回我问
她知不知道贝多芬。

乙 德国十八世纪大音乐
家，她恐怕不熟。

甲 她笑了：“贝多芬哟，
我熟得很！”

乙 熟得很？

甲 “贝多芬就是我们后头
贝家大湾的哟！”

乙 啊？！贝多芬跑贝家大
湾去了。

甲 “满好看的个姑娘。”

乙 嘻，贝多芬又变女的了。

甲 “是个姑娘，她在队里
抓计划生育。”

乙 贝多芬抓计划生育？

甲 “她去年才结婚，是公
社刘主任的堂客。”

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
的！

甲 所以人家说我们俩有三
大差别。

乙 你等等，你们这么多差
别，怎么结的婚？

甲 这就得从农老九的遭遇
谈起了。

乙 农老九？我就听说过去
有臭老九。

甲 臭老九是总称。学工的是
工老九，学医的是医
老九，我是学农的……

乙 农老九。

甲 对了。象你们搞文艺蹦蹦
跳跳的……

乙 那是？

甲 猴老九。

乙 啊？！我们要猴呀！

甲 猴老九比农老九强。

乙 怎么办呢？

甲 农老九是臭老九里最末
等：农老九、农老九，
老九里头排第九，老九

里的小九九，臭得最远最长久。

乙 什么叫臭得最长久呀？

甲 经久耐臭。

乙 瞎。

甲 农老九远不如你们猴老九。

乙 就别提那猴老九啦。

甲 我是一九六六年打农学院毕业分配到县里工作的。

乙 分到哪个县？

甲 无法县。

乙 无法县？！

甲 这个县最穷最落后，一大片不毛之地，光秃秃就跟人不长头发似的，多少年无法翻身，无法改变面貌，人送外号——无法县。

乙 这么个无法县呀。

甲 我下决心改造无法县，治理无法县，让无法县长毛。

乙 长毛？

甲 改造无法县不毛之地。

乙 你行吗？

甲 我是农学院毕业的，我懂农业科学，尤其对土壤化肥有研究。在学院我写的化肥论文，曾得到教授赞赏，说我是未来的优秀的化肥人才。

乙 化肥人才呀。

甲 可那阵儿化肥人才没人理。

乙 不受重视。

甲 我可是满腔热情，头天报到，第二天就下生产队办科学种田训练班，动员了半个月才八个人报名。

乙 怎么都不来？

甲 社员说：科学种田大锅饭，种田科学饭大锅，反正饭锅一般大，科不科学差不多。

乙 差不多呀！

甲 那时候田种好种坏责任差不多，地里收多收少分配差不多，农业技术用不用效果差不多，我

们化肥人才有没有死了活着差不多。

乙 全差不多。

甲 训练班开学第一天，第一堂课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八个学员才勉强勉强……

乙 到齐了。

甲 到了一位。

乙 就一个人？

甲 还是个梳辫子的姑娘。

乙 姑娘。

甲 你说这一男一女课怎么上？

乙 照样上。

甲 人家说闲话啦。

乙 说什么？

甲 说一男一女，这不是农业训练班。

乙 是什么？

甲 婚姻介绍所。

乙 搞对象来了。

甲 不过倒没说错，这个唯一的女学员就是我现在的爱人——梅花。

乙 还真谈上了。

甲 开始我并没想找个农村姑娘。

乙 想找个城市的。

甲 过去人家给介绍过一位城里的姑娘，我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农学院毕业，学土壤化肥，我研究化肥热爱化肥，誓把青春贡献给化肥。”

乙 化肥迷。

甲 姑娘听了抿嘴一笑：“我们家不缺化肥。”

乙 啊！？

甲 “我也不爱化肥，一朵鲜花不能插在化肥上，再见吧，密斯特土化肥。”

乙 把你当土化肥了。

甲 可梅花姑娘对我特别尊重，又勤奋好学，还有眼光。她说：“要改造无法县，靠科学！”

乙 有认识。

甲 还说，她要当了大官，封我无法县县长兼化肥办公厅主任。

乙 有这机构吗？

甲 我说：“我不当县长、主任，我只想当你们家女婿。”

乙 求上亲啦。

甲 “梅花，有人瞧不起我们，说姑娘嫁给农老九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。”

乙 就别提那个啦。

甲 梅花说：“鲜花插在化肥上有什么不好？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嘛。”

乙 这话回答得太妙啦。

甲 从此，梅花待我更好了，她知道我有关节炎，给我做了两条大棉裤，一条四斤多重。

乙 成棉被了。

甲 穿上这棉裤比穿锅炉还暖和。

乙 有穿锅炉的吗？

甲 别人瞧不起农老九，梅花热爱农老九；别人对我是冷酷的心，梅花对

我是棉裤的心。

乙 棉裤的心？

甲 两条大棉裤多么温暖。

乙 是够暖和的。

甲 就这么着，我们成了亲。

乙 结婚了。

甲 有人讽刺她，说她是棉裤招亲，叫她化肥夫人，化肥堂客。梅花说：“化肥堂客怎么样？将来我还要生两个小化肥，气死你！”

乙 你气我干吗？

甲 她气那说风凉话的。结婚后，我们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体贴，互相帮助，我教她更多的农业知识，她给我做更厚的锅炉棉裤。

乙 还做棉裤哪！

甲 遗憾的是棉裤再厚挡不住心寒。

乙 干吗寒心？

甲 农老九越来越不受重视，天天让我打杂。

乙 让你干什么？

甲 今天代理会计，明天帮忙统计。我站过柜台，修过水利；干过采购，教过体育；辅导过宣传队，教唱过样板戏；写过总结材料，管过结婚登记。

乙 什么都干。

甲 就是不干农业科技。

乙 不务正业。

甲 是我没理想吗？我满腔热血！是我没学问吗？我一肚子化肥呀！

乙 一肚子化肥？

甲 我献出来谁要呀？

乙 没人要。

甲 我忍无可忍，走！回城！

乙 回城？

甲 这时候梅花已经怀孕九个月，我们的小化肥要出世了。

乙 嘿，你要当化肥爸爸了。

甲 而且是两个小化肥的爸

爸。

乙 两个？

甲 梅花怀的是双胞胎。

乙 真的？

甲 梅花不愿意我走，可丈母娘同意：“我说肥当家呀，看样儿在农村你是肥不起来了，还不如进城碰碰运气呢。”

乙 碰运气？

甲 我托关系、找门路，好不容易调到了机械厂。

乙 工厂需要化肥人才？

甲 他们需要烧饭人才。

乙 当炊事员哪！

甲 反正不务正业，与其在农村打杂儿，不如进城当炊事员。

乙 你会做饭吗？

甲 没什么，不就是烧大锅饭吗！炒菜多搁点儿味精，不够味儿再加点儿化肥！

乙 啊？！炒菜搁化肥？

甲 反正混呗！

乙 混哪！

甲 临别那天，丈母娘做了顿饭给我送行，我端起酒杯，百感交集：“谢谢妈！”

乙 想起样板戏来啦。

甲 (唱)“告别山乡泪汪汪，一肚子化肥用不上！农老九实在太窝囊，无可奈何离山乡，夫人怀孕就要进产房，一胎生下化肥二太郎！”

乙 日本儿子。

甲 什么叫日本儿子？

乙 不是化肥二太郎吗？

甲 双胞胎——化肥二太郎！

乙 你倒说清楚了哇。

甲 就这样，离乡进城，一别十三载。

乙 十三年啦。

甲 夫妻两地十三年，一年一度相见难，离愁别恨知多少，千里姻缘弹簧牵。

乙 那叫千里姻缘一线牵。

甲 不，弹簧牵。

乙 什么叫弹簧牵？

甲 一年就一回探亲假，时间短，见面的时候好比后头绷着弹簧，还没来得及说几句悄悄话，假期满，时间到，啪啪把我又弹回去了。

乙 这么个弹簧牵哪！

甲 这就叫弹簧夫妻，猴皮筋伴侣，松紧带儿两口子。

乙 就别形容了。

甲 千里姻缘弹簧牵，拉拉扯扯十三年，若非棉裤厚又暖，哪能坚持到今天。

乙 还真不容易。

甲 太不容易啦，两地生活日子难过呀。人家下班回家逗孩子，我下班回家喂兔子；人家礼拜天挽着爱人逛公园，我礼拜天搀着我妈遛马路……

乙 瞎！

甲 过去有时候嫌梅花说话土，现在做梦都想听见

她亲切的乡音：“搞么家！”“莫这样，搞的满吓人……”

乙 全都想起来了。

甲 我多么想她再用那有力的胳膊肘拐我小肚子。

乙 噫！

甲 可惜，千里迢迢，想让她拐也拐不着了。

乙 没那么长胳膊。

甲 每当明月当空，我就倍加思念梅花：她此刻干嘛呢？是在煮红苕饭？还是在给孩子纳鞋底儿？也许又在给我做棉裤……

乙 还做棉裤哪！

甲 我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去探家了。

乙 干嘛不回家去？

甲 家里超支一千多块，为攒钱还债我没探家。

乙 够艰苦的。

甲 意想不到的，厂里为照顾弹簧夫妻，批准调梅花进厂了。

乙 是吗？这可解决大问题了。

甲 我太高兴了，我跟妻儿可以团聚了，以后我下班用不着喂兔子解闷儿了，星期天也能挽着爱人逛公园了，又可以享受胳膊肘拐小肚子的家庭之乐了……（情不自禁拐乙）

乙 往哪儿拐！

甲 我立即拍了电报让梅花速来。

乙 这就好了。

甲 可一个多月连回音都没有。

乙 怎么回事？

甲 是不是病了？不会呀，她身体棒着哪，她拐我一下我疼三天。是不是现在农村搞责任制她太忙？再忙也该回个信儿呀，是不是我三年没回去她生气了？

乙 有可能。

甲 哎呀，是不是她一生气

又给别人做棉裤去了？
乙 你想哪儿去了。
甲 不行，我得马上回去。
乙 干吗？
甲 抢棉裤！
乙 至于吗！
甲 我日夜兼程赶到了家。
乙 究竟出了什么事？
甲 推门进屋，一人儿没有，这不是我的家。
乙 走错门了？
甲 门没错，屋里东西错了。
乙 什么叫东西错了？
甲 我们屋是破板凳，这家人是新靠椅。
乙 凳子错了。
甲 我们屋是旧板床，这屋是新棕床。
乙 床错了。
甲 我们家床上是补丁被，这屋是新棉被。
乙 被子也错了。
甲 我们屋里喂老母鸡，这屋里架电视机。
乙 机更错了。

甲 正在这时候门外进来俩男孩儿。
乙 谁？
甲 化肥二太郎。
乙 是你儿子。
甲 对，正是我的两个宝贝儿子，还好，儿子没错。
乙 那能错吗。
甲 我刚要喊，儿子先开口了：“你找谁呀？叔叔！”
乙 叔叔？
甲 连儿子也错了。
乙 爸爸变成叔叔了。
甲 “真是笨孩子，我是叔叔吗？再仔细认认。”
乙 认出来了吗？
甲 小儿子眨眨眼：“你不是叔叔，你是大哥哥。”
乙 嘻！更错了。
甲 又降一大级：“什么哥哥，我是爸爸！”
乙 连爸爸全不认识了。
甲 也难怪孩子，我三年没回家，为攒钱又拚命节

省，掉了二十多斤肉，脸也窄了，人也瘦了，整个人小了一号，爸爸抽成哥哥了。

乙 有这么抽的吗？

甲 “你妈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妈上西村棉库去了。”

乙 啊？！送棉裤去了。

甲 不是，是上西村棉花仓库去了。

乙 倒是说清楚了呀。

甲 “西村在棉花仓库办农训班，请妈去讲课。”

乙 哟，你爱人也能讲课啦。

甲 （自豪地）当然啦。她也半肚子化肥哪！

乙 半肚子化肥？

甲 她是我教出来的，我是一肚子化肥，她学去半肚子。

乙 瞎！

甲 我过去一肚子化肥用不上，她现在半肚子化肥忙不过来。

乙 形势变啦。

甲 过去大锅饭，科学不吃香，现在责任田，抢着学科学。

乙 现在农村是科学热。

甲 正说着，铃铃铃，我丈母娘骑着自行车进院儿了。

乙 啊？！你丈母娘还会骑车？

甲 我也觉得新鲜：“妈，您都六十多了，往常骑驴都不敢上去，什么时候学会骑车了？”

乙 是稀罕。

甲 丈母娘说：“有啥稀罕，现在农村稀罕事多了，三中全会一开，改选了‘贝多分’当县长……”

乙 啊？贝多芬当县长？

甲 “是‘贝多分’县长，生产上去了，人民币多分。”

乙 这么个币多分哪！

甲 说到这儿，丈母娘把自行车往我手上一推：

“来，骑车上棉花仓库接你媳妇去。”

乙 对，快骑车接爱人去。

甲 “妈，我不会骑车。”

乙 不会呀！

甲 “哟，这么大男人连骑车也不会呀，前天我看电视，那狗熊跟猴儿都会骑车。”

乙 你还不如狗熊哪！

甲 “不会骑车子不要紧，我骑车，带上你。”

乙 啊，丈母娘骑车搭女婿。

甲 “妈，我可一百多斤哪。”

乙 怕带不动。

甲 “你放心吧，今年春节咱们家杀了一头二百四十多斤的肥猪，一半吃，一半卖，半片猪就是我骑车送上市的。一百多斤的猪肉我带的起，一百多斤的女婿我也驮得动。”

乙 有这么比方的吗！

甲 “上车吧，没多远，也就十里地。”

乙 那有十分钟就到了。

甲 十分钟？八个半钟头也没到。

乙 车坏了？

甲 车倒没坏，就是骑不动。

乙 还是坏了。

甲 没坏。

乙 没坏怎么骑不动？

甲 也不是骑不动，就是骑两步就得下车。

乙 干吗下车？

甲 不能不下来，处处有人路截。

乙 路劫？抢东西？

甲 不抢东西，抢人。

乙 抢谁？

甲 抢我。

乙 抢你干吗？

甲 都知道我一肚子化肥，把我抢到家，领到责任田，问怎么施肥、保土、治虫、育秧。

乙 唔，请教农业知识。

甲 在张家话没说完，李家又把我拉走了，还没到李家，赵家又半路把我截去了。

乙 真抢呀！

甲 也不白抢，家家备有好酒好饭，我不吃，又送东西，有送鸡的，送鸭的，送鱼送肉送蛋的……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收，我跟我岳母才骑一辆车……”

乙 装不下。

甲 “下回我再出来，我拉上一辆板车。”

乙 真收呀？

甲 这是玩笑。不过，我非常激动，非常感慨。

乙 感慨什么？

甲 农老九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尊重？受过这么热烈的欢迎？

乙 是呀，都抢起来啦。

甲 要是十多年前我找对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抢，该多美呀！

乙 那成抢新郎了。

甲 哎呀！

乙 怎么？

甲 不得了。

乙 什么事？

甲 他们这么多人抢我，是不是同样也会有许多人抢我的老婆呢？

乙 抢你老婆？

甲 一问，果然。丈母娘说，梅花一出门，经常就让人给抢走，有时候，十天半月回不来。

乙 那是请走了。

甲 对，是请走了。这么多人请，这里多么需要她，我不该接她进城。

乙 不接了？

甲 我应该还乡！

乙 你回来？

甲 对！我不给人烧大锅饭了，我该回来了！

乙 那好哇！

甲 我一肚子化肥，梅花半肚子化肥，我俩一肚子半化肥，贡献出来是多